



【环保中国·自然生态美文馆】

可可西里的狐狸

主编◎马国兴 吕双喜



KEKEXILI DE HUL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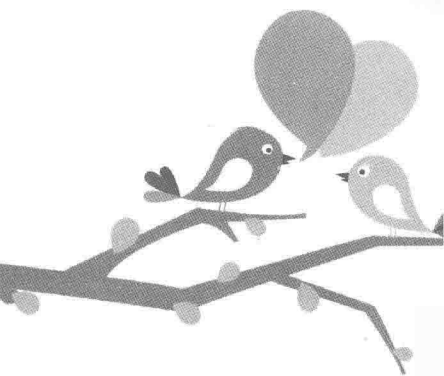
郑州大学出版社



【环保中国·自然生态美文馆】

可可西里的狐狸

主编◎马国兴 吕双喜



郑州大学出版社

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可可西里的狐狸/马国兴,吕双喜主编. —郑州:
郑州大学出版社,2015.6
(环保中国·自然生态美文馆)
ISBN 978-7-5645-2284-1

I. ①可… II. ①马…②吕… III. ①小小说-小说
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97879 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

出版人:张功员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辉县市伟业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710 mm×1 010 mm 1/16

印张:13

字数:194 千字

版次:2015 年 6 月第 1 版

邮政编码:450052

发行部电话:0371-66658405

印次: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645-2284-1

定价: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调换



序



在当下的文学大家族里,一些具有良好文学潜质的小小说作家,在经过多年的创作实践后,不仅在掌握小小说文体的艺术规律上愈加稔熟,能在字数限定、结构特征和审美态势上整体把握到位,而且在创作上有意识地思考,即在选择题材、塑造人物和表现形式上,也彰显出个性化的自觉追求。

比如,小小说作家在自然生态题材领域的探索,就为这个新兴文体的良性生长注入了鲜活的元素。

作家首先是一个人、一个公民,不能丧失人类良知和社会使命感。同理,作家首先是自然的一分子、自然的儿女,不能丧失生态良知和自然使命感。在愈演愈烈的生态灾难危及整个自然、整个人类之存在的时期,众多的小小说作家,以自己艺术化的作品,直面不断恶化的生态现实,反思人类陈旧的思想观念,赢得了读者的尊重与喜爱。

《环保中国·自然生态美文馆》丛书,集中展现了小小说作家以独特的艺术形式,探讨具有普适性的自然生态思想问题。

蔡楠的《行走在岸上的鱼》,传导多层面的文化信息,以诡异的题旨、唯美的笔调、梦幻一般的结构、强烈的批判意味,不动声色地解构现代文明在提升人们生存质量的同时,囿于人类无节制的欲望,正在把难以负重的大自然,一步步挤压得窘迫无奈,连鱼儿也出水逃逸。在作者眼里,什么都是可以变异的。所谓文明也是一柄双刃剑。人既可以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征服自然的硕果,当然也可以滋生为一种贪婪无度,来吞噬掉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家园。

申平的《绝壁上的青羊》,注重象征手法的使用和宏大主题的有效表达。作者写一个农民为给儿子治病,不惜铤而走险到绝壁上去猎杀青羊。青羊本身就非常弱小,被人类和猛兽逼上绝壁;而农民同样作为弱势群体,因为

看不起病而被逼上绝壁打猎。这两个弱势代表在绝壁上相遇,最后农民发现青羊怀孕而不忍心杀害它。农民最后挂在绝壁上,远远望去就像是一只青羊。这种象征意义远远超出了作品的主题本身,形成了一种非常形象而强大的冲击力。

非鱼的《荒》,结构奇崛,题旨宏大,语言叙述张弛有致。作者把政治、社会、人生、环境等重要元素糅合在一起,反诘着振聋发聩的古老命题。一种精神上的空虚几近令人崩溃,无处可遁。在不到两千字的篇幅里,作者以犀利的笔锋,剖开社会生活的截面,以清晰可鉴的年轮印痕,折射出人类进化史的缩影,也是小小说“微言大义”在主题指向上的鲜明体现。

安石榴的《大鱼》,立意高远,结构精当,叙述从容,留白余响。人类的文明进步和大自然的原始形态能否和谐相处,一直是一组被反复拷问的矛盾。人应该靠自律和品行的升华,才能为这个世界乃至自身带来福音。不仅仅是“打死也不说”,而且是“打死也不做”。作品的叙述不疾不徐,流淌诗意,故事情节虽呈跳跃性,表述起来却十分工稳内敛,环境、人物、气氛与题旨恰如其分地糅合在一起。

袁省梅的《槐抱柳》,以诗意的语言、不断变换的视角,描写了一位与恶劣环境抗争的老人。作者笔下倾注了全部温情,把忧心和倔强、淳朴和狡黠表现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展现了生活的真实性和人物的典型性。这里,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照的理想主义思绪在鼓荡,成为一种诉求。人如此,树如此,一个村庄如此,一个民族巍然亦是如此。于是老人与树融为一体成为一种寓意、一种象征。

此外,孙春平的《老人与狼》、陈毓的《假若树能走开》、刘建超的《流泪的水》、刘国芳的《但闻人语响》、夏阳的《好大一棵树》、曾平的《村子》、何晓的《一个人的古树名木》,等等,这些代表性作家和优秀作品所折射出来的才华,以及对社会、人生、文学的深层理解,即使和从事别样体裁写作的同行比较,也不逊其后。

阅读这些以美感丛生的语言质地表达出复杂含义的佳作,不由得让人产生深层思考:

人类自鸿蒙初开,一路走来,整天把“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口号作为自己骄傲的旗帜,而今数千年过去,人类社会似乎是愈加趋于高度文明了,可扪心自问,由于携带着人性的丑恶和私欲,我们在栽种绿树鲜花之时,还注入了多少蒺藜的种子使我们自吞苦果?

农药使田野的鸟儿濒临绝迹,污染的江河不再清澈,一个巴掌大的山塬桃林,竟能成为方圆百里的风景名胜。在几乎是钢筋水泥构成的环境里,人类还能为孩子们谱写鲜活的童话吗?

在急功近利地提升物质生存指标时,如果不铲除贪婪、掠夺和占有的毒瘤,社会生活必然滋生浮躁、罪恶和恐惧,人类自己的灵魂将在哪一片净土上栖息?

显然,只有推行环境保护和修复心灵的工程,天、地、人才能和谐相处,世界才不至于畸形和扭曲。每一个人都是自然生态的接口,自身的积极努力必会促使自然生态的提升,谁也不要看轻了自己。

是为序。

杨晓敏

2015年1月

目录

老人与狼	孙春平	001
老人与蛇	孙春平	006
老人与鳖	孙春平	010
打猎	阿 成	014
黄羊泉	谢志强	017
棍子行动	谢志强	020
雪山哨卡的小草	谢志强	023
大鱼	安石榴	026
全素人	安石榴	029
但闻人语响	刘国芳	032
树	刘国芳	035
我们听到青蛙的歌唱	刘国芳	038
燕子	陈建中	041
红狐	刘立勤	044
一个人的村庄	刘立勤	047
疗伤	石 鸣	050
随风远去的夏天	石 鸣	053
一条被流浪的蛇	徐 威	057

绝招	徐 威	060
远去的铁包金	佚 名	063
拯救	曾向阳	066
捅啥别捅燕子窝	杨列宝	070
就要那棵树	伍中正	074
倾听	伍中正	078
舞台	伍中正	081
牧童与白鹭	邢贞乐	084
断章	徐常愉	087
外星人的礼物	许 章	091
寻狼	申 平	094
狼围	申 平	097
小孢子	申 平	100
蚕逍遥	闵凡利	103
蝶在舞	闵凡利	107
闵一刀杀牛	闵凡利	111
两只蝴蝶	张学荣	114
长腿	杨祥生	117
鳗鱼灯	杨祥生	120
王小水的水	徐水法	122
坚守	孟宪歧	125
栽下一棵万年青	孟宪歧	128
诱捕	孟宪歧	131
寻梦	侯发山	134
老人与天鹅	侯发山	137

城市里的树	崔 立	139
最后的麦收	徐国平	142
鸟伴儿	徐国平	146
打鸟	刘 林	149
猎	刘 林	152
蛇	宋以柱	156
哑巴	宋以柱	160
观音豆腐	衣 袂	163
可可西里的狐狸	王宗仁	166
屋顶上的守望	吴克敬	169
小虫儿唱	赵长春	172
四芽儿	赵长春	176
桃花坞	刘靖安	179
乌夜啼	刘靖安	182
屋顶上的油菜花	刘靖安	185
坚持树	许 仙	188
犬祭	非花非雾	190
麋鹿安亚尔	毛毛虫	193

老人与狼

孙春平

一场大雨，山体滑坡。

雨后，佟二爷看过灾后的庄稼从山里回来，手里的褂子兜着一只山兔大小噉噉乱叫的小东西。他将小东西塞进空闲的兔笼里。

佟二奶在屋里听到怪异刺耳的叫声，掀窗问：“你整回个啥？”

佟二爷说：“小狼崽子。”

佟二奶大惊，说：“你想惹祸呀？狼群找上门来，还不要了你的命？”

佟二爷说：“塌方了，一窝狼都被砸死了，哪还有狼群？”

佟二奶说：“这一窝没了，远处还有呢。”

佟二爷说：“真找上来再说。”

佟二奶说：“没狼群，这东西也养不得，长大了是祸害。”

佟二爷说：“未必。我听说还有狼捡了人的孩子养大的呢。叫狼孩儿，可见这东西也讲仁义。”

佟二奶说：“你见啦？”

佟二爷说：“见不见的，等我把这小东西侍弄大再说。”

在这家里，佟二爷的话就是圣旨。佟二奶是个病秧子，在家烧饭补衣还行，又一辈子没生养，所以总觉欠着什么，逆来顺受的，惯了。

家里的大黄对着兔笼汪汪地叫。

佟二爷呵斥：“叫什么？它跟你同宗，不认亲啊？”

大黄叫了两天，也就接受了同宗兄弟，有时还趴在笼前和小狼互相舔嗅。

家里还养着几只羊。羊天性怕狼，即使是看见一只乳臭未干的小狼崽儿，也都吓得瑟瑟地抖。佟二爷走过去拉母羊，打算让它给小狼喂奶，可母羊乱躲乱撞，累得佟二爷一身大汗。

佟二爷隔窗解恨，说：“该，活该！”

佟二爷只好挤了一碗羊奶，送到兔笼里去。小狼先是惊悸地望，后来真是饿得受不了了，就凑到碗前舔了一口。有一口便有两口、三口，很快，那碗见底儿了。三五天后，羊们不抖了，小羊羔也开始在兔笼前活蹦乱跳，咩咩地叫。

小狼长大了，在兔笼里转不开身。佟二爷趁羊在山上吃草的时候，手里备根棒子，打开了兔笼。小狼蹿出来，愣愣神儿，立刻跟大黄厮滚嬉闹在一起，那样子像极了久别重逢的孩子。佟二爷扔了棒子，开心地笑了。

佟二爷从此管小狼叫大灰，喂大黄吃什么，就喂大灰吃什么。上山干活儿时大黄跟在身后，大灰也一路随着跑。但大灰毕竟野性太足，见了牛马驴，便跃跃欲试地往前凑，惊得那些大牲口挣扎缰绳直要跑，甚至软了腿脚淋了尿水。

乡亲们找到佟二爷，说：“牲口让你的宝贝吓破了胆，都不好好下力种地了。”

佟二爷赔笑说：“我的大灰只是淘气，慢慢就好了。”

乡亲们气愤地说：“这是吓唬了牲口，要是吓着家里的孩子，我们跟你没完！”

佟二爷也觉无理可辩，就用铁丝编了个笼嘴，再带大灰出门时，就给它像驴马样戴上，还在脖子上拴条链子，牵着，干活儿时拴在地头树上。

到了秋天，大灰已长成一只接近成年的狼。远方的狼群不知通过什么信息手段，知道了小山屯里有一只它们的同类，每当夜深，便跑到村外长一



声短一声地呼嚎。

乡里派来干部，还来了个腰间别着手枪的警察。他们面色挺温和，口气却严厉，说：“你老爷子保护野生动物，这没错。但要保护，你就把狼放回山里去，这么养着，不利于狼的生存，也危及乡亲们安全。”

佟二爷倔倔地问：“我要不放呢？”

警察把手枪掏出来，做出向老鸱窝瞄准的样子，说：“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办法有的是。”

佟二爷知道再不能把大灰留在家里了。当夜里又传来狼嚎声，他便牵了大灰往屯外走，隐隐地已见夜色中有狼的眼睛幽幽地逼近来。

佟二爷解开链子，说：“去吧，好好活着，不许祸害人。”

大灰似乎听懂了佟二爷的话，伸出舌头在佟二爷掌心里舔。

佟二爷心酸上来，一下一下摩挲着大灰脊背上已长硬了的毛，说：“想家了，就回来看看。”

佟二爷说完，铁着心肠在大灰屁股上拍了两下，便返身回了屯子。

好长时间，佟二爷夜里常梦见大灰在自己身边蹦蹦，醒来再也睡不着，起身坐到院当中去，痴痴地望着昔日大灰卧过的地方。

佟二奶责怨他，说：“你也上山去吧，你当狼的头儿，大灰是你孙子呀……”

寒冬来了。这天夜里，佟二爷忽然听见房门沙啦沙啦响，还听大黄汪汪叫。

佟二奶说：“你去看看，是不是大黄嫌外头冷，要不它挠门干啥？”

佟二爷起身开门，便见月光下，院当中丢着一只死山兔。

佟二爷提了山兔回屋说：“大黄邀功呢。”

过了几天，夜里大黄又挠门。

佟二爷再提回一只野鸡时，佟二奶就起了疑心，说：“大黄虽懂事，以前可从没半夜三更出去捕过食。它怎么出的院门呢？”

正巧那夜下了雪，佟二爷天亮打开院门，见雪地上留着一溜儿狼的脚

印，眼睛便一下直了。

“大灰回家来啦！大灰会捕食啦！大灰捕到野鸡、山兔舍不得吃，送回家来报恩啦！”佟二爷疯了一样往屋里跑，嘶声地喊，“是大灰孝敬的我，是大灰呀！”

佟二奶起初还不信，可佟二爷扶她到院门外看了，昏花的老眼也湿润了，喃喃地说：“这孩子……这孩子呀……”

佟二爷夜里又睡不着了，裹了大衣坐在房门口，木雕一样坐了一夜又一夜。

大灰果然又来了，叼了一只山兔在大开的院门外徘徊。

大黄跳起身欲去迎接，佟二爷把它按住了，向外招手：“大灰，你来，你过来。”

大灰机警地东张张，西望望，然后一溜儿碎步跑进来，硕大的脑袋往佟二爷怀里扎，长长的舌头又在佟二爷粗大的掌心里舔。大灰已是一只健硕的成年狼啦！

大灰反哺报恩的事传开了，记者跑来采访，说：“我把电视台的请来，等大灰再回来看你，我们录录像，行不？”

佟二爷摇头，说：“大灰怕生人，拉倒吧。”

记者又说：“那我留在这儿，给你和大灰照张相。”

佟二爷说：“你那照相机贼光一闪，别说大灰，连我都吓一跳。狼最怕光你知道不？”

照片没拍，记者的文章还是发了出来。

半个月后的一天夜里，佟二爷正睡得香甜，忽听外面轰然一响，急忙翻身坐起。是火药枪的声音。

佟二爷叫声“不好”，说：“这是有人在暗算大灰啦！娘的，暗算到家门口来啦！”

他顾不得披衣趿鞋，急往外跑，眼见院门外丢着一只山兔，一溜儿血迹淋出屯子，直向山林中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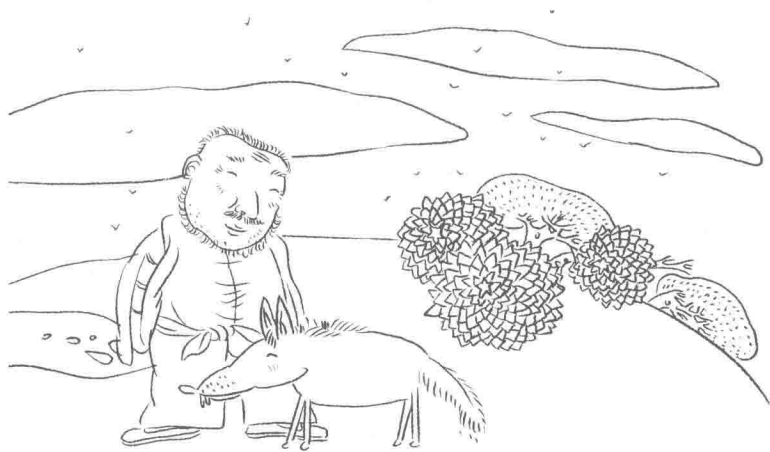
佟二爷恨得跳脚骂：“你们这帮两条腿的畜牲，哪如我的大灰啊！”

大灰生死不明，从此没了踪影。

佟二爷大病了一场，屯里人安慰他，说：“夜里在屯外还见过大灰呢，只是转来转去，不肯进屯。”

佟二爷信以为真，病好后去山林里转了好多日子。

佟二爷一下苍老了许多。



老人与蛇

孙春平

我当年下乡插队的屯子叫徐家台，位于大凌河畔，村西有片涝洼地，荒草萋萋。

乡亲们一次次提醒，说：“那片洼地可不能去，那里长虫多，且多为毒蛇，若被咬了一口，小命还是不是你的都很难说。”

惊得知青们不禁色变。

乡亲们又说：“咱屯也就徐老顺不怕蛇，三伏天他敢脱光了膀子钻进荒洼睡大觉，出来时保证屁事没有。”

说得我们又将信将疑。

徐老顺是生产队的车老板，大鞭子一甩惊天动地，很精壮也很粗豪的一个人。

那年蹚二遍地时，我给掌犁的徐老顺牵牲口。

歇息时，我问：“有人叫你顺蛇天王，真的假的？”

徐老顺指了指那片荒洼，迈步便走，我怯怯地跟在他身后。突见一条俗称野鸡脖子的毒蛇从草丛里蹿出，飞快而逃，徐老顺大喊一声“嗨”，那蛇好像中了定身法，立刻停在那里不动了。徐老顺走上前，让人难以置信的神奇一幕出现了：只见他把手伸出去，那蛇便乖乖地爬到他掌上，盘成一坨再也不动。

我看得目瞪口呆，徐老顺说：“以后你少招惹这东西，真要出个闪失，后悔都来不及。”

我问：“那蛇为啥怕你？”

徐老顺说：“我也说不清，我三岁时就敢跟蛇在一块玩。长虫这玩意儿，不论有毒还是没毒的，你不招惹它，它也不祸害你。大小是条命，咱祸害它干啥？再说，它还专吃耗子，耗子可是败家的东西。你说是不？”

我后来抽工回城，进了报社，一晃儿二十多年过去了。前几年，我听说徐家台出了个养蛇专业户，很自然地想到了徐老顺，便急急跑去采访了。

养蛇场就建在那片荒草洼上，水泥板墙圈成好大一个院子，院里一座白色的三层小楼，还有几大排蛇笼。蛇笼也是水泥筑就，上面罩了一层很细密的铁丝网。

场主却不是徐老顺，而是他的儿子徐军。

徐军说：“我爹只管抓蛇，让他养、让他卖都整不明白，还老跟我嚷嚷。这是又到河洼里转去了。”

徐老顺是踏着晚霞回到养蛇场的。老人已瘦削佝偻得厉害，全没了往日的精壮，跟我叙旧时一直倒背双手，手上提着瘪瘪的布口袋。

徐军说：“爹，先把蛇放到笼里再聊吧。”

徐老顺便将袋里的三条蛇倾进笼里。

我问：“这东西不好抓了吧？”

老人诡秘一笑，小声对我说：“虽说没有前些年那么多了，可一天弄个几十条还不难。我是轰不动大牲口啦，又不想白吃白喝看他们的白眼，要不，哼，就这三条，他也休想！我是专挑有毛病的给他带回来，不然也不能生儿育女啦！”

我又问：“就为抓三条蛇，不过你老抽袋烟的工夫，怎么一走就是一天？”

徐老顺说：“我顺河套溜达，累了，找处阴凉躺下歇，找来几条粗大些的长虫，让它们趴在我身上，那东西凉啊，三伏天在这心口窝一盘，啧啧，那美劲儿，甭说啦！我说这个，别人兴许不信，侄小子你能信吧？”

我有些听呆了。那是一幅何等美妙的天人合一图景：蓝天白云，清流碧草，一位白发老人袒胸露腹，静卧草中，几条蛇在他身上温顺地盘卧……

老人愈发显出孩子般的天真，很神秘地对我说：“我再跟你说件奇事。过大坝往西，有一片瓦刀形的草滩，草滩里有条小白蛇，二尺来长，通体银亮，稀罕死个人！那小东西打去年夏天就跟定了我，只要我一进那片滩，它就簌簌地跟在后面。我躺下，它就盘到我脖上来。你说奇不奇？”

大凌河是条桀骜不驯的河，只要上游地区下暴雨，下游河道便浊浪汹涌，流量不亚黄河汛期的势头。去年夏天，一场洪水过后，有人提供新闻线索，说大凌河畔有一养蛇大户，大水到来之际，为了防止毒蛇伤害护坝军民，不惜蒙受巨大财产损失，将圈养的毒蛇全部斩杀，而场主的父亲却不幸死于蛇口。我立刻想到徐老顺，大惊，也大疑：一个视蛇如子，又天生让蛇畏惧的老人，怎么可能？

但死去的的确是徐老顺！那天，指挥部紧急通知，说洪峰正向下游迅猛推进，要求立即组织沿岸民众疏散。徐军得到消息，命令雇工在撤离前将所有的蛇笼用铁网紧紧拧死。

徐老顺急了，说：“人的命是命，蛇的命就不是命啦？这么一整，大水真要下来，几千条蛇可就全完啦！”

徐军说：“水崩坝我认倒霉，只要大坝没事，这些活物就还是我的。”

徐老顺见儿子不听商量，转身进楼，砰地关死了楼门，扔下话：“那我就跟蛇在一起，不走啦！”

徐军追过去，扯破嗓子喊：“爹，这是啥时候，你还赌气？水火无情啊！”

徐老顺骂，说：“人呢？人也不讲情义？你吃的喝的住的，啥不是指望着这些活物？眼看大限到了，你撒丫子跑人，却连条生路都不给这些活物留，你还是人吗？”

徐军急了，命令雇工破窗入室，拖他出来。

徐老顺蹬梯上了楼顶，说：“你要再逼我，我就一头扎下去，先摔死给你看！”

